

论耶可比小说《沃尔德玛》中的爱的哲学^{〔1〕}

刘伟冬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康德曾在他的道德哲学中探讨了人的自律何以可能的问题,他的论证虽然深刻,但不得不面对如下诘难:道德自律容易导致孤立的自我。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耶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在他的小说《沃尔德玛》中批判了两种自律的人格,即单向的自律人格和双边性的自律人格,在此基础上耶可比提出非自利性的爱来克服自律性人格的缺陷,以实现人与人的真正的统一。在他看来,爱是一种超自律的存在;是一种非感性的神性之爱。

关键词:爱;自律;上帝;自由

作者:刘伟冬,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欧美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通信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家属区四十栋一单元 503 室,邮编:150080;电话:+8613476864147;邮箱:lwd4194@163.com

一、两种自律性人格的不足

自律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主题,它的含义简单地来说就是自我立法,同时自我守法。但是守法为何?康德通过严密的推演得出三个定言命令,例如“只依据那些你同时认为它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可作为制定普遍法则的意志”。康德的论证虽然严谨,但在耶可比眼里道德自律并非完美无暇。他在其小说《沃尔德玛》的第二部分对康德自律性人格展开了批判,然而他没有指责自律的根基——理性,更没有直接诘难定言命令本身,而是将自律性人格进一步地划分为单边性的自律人格和双边性的自律人格,^{〔2〕}并在小说的情境中指出其不足。

若是试图进入到小说主要人物的矛盾冲突,进而体会耶可比所要阐述的思想,那么我们不得不从《沃尔德玛》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结合部开始,因为这里为小说的情境和人物之间矛盾进展埋下了伏笔。

沃尔德玛(Woldma)与海因希特(Heinriette)通过多次真诚的、充满爱意的交流从陌生人变成了一对情侣。在沃尔德玛的灵魂深处,海因希特是真正的新娘,他在精神上是爱着海因希特的,^{〔3〕}当然海因希特在内心深处也是深爱着沃尔德玛的。两人本可以顺利地走进婚姻殿堂,过上幸福的生活,但不幸地是,沃尔德玛突然拒绝了海因希特的爱,要和艾尔文娜(Allwina)订婚了。沃尔德玛给出的理

〔1〕 参阅 LAI Pan-chiu,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16 (June 2019), 21-33 和游斌 YOU Bin 与黄保罗 Paulos HUANG,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路德新诠释 Jidujiao zhongguohua shijiao xia de Lude xin quanshi”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Martin Luther in the Light of Christian Sinc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vol. 16 (Helsinki, June 2019), 1-17.

〔2〕 参见 Dirk FETZER, *Jacobis Philosophie des Unbedingten* (München: Ferdinand Schoeningh Verlag, 2007), 185.

〔3〕 参见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oldema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339.

由是,他希望能够体验到一种充满激情的爱,而这是在海因希特那里体验不到的,尽管他们常常在精神上保持着一致。海因希特看到恋人即将离去,做了痛苦的辩解,“您曾经不下百次地确定您不会根据激情决定婚姻,不会要求女士的激情……您曾经说在女人与我们男人一样在似乎感受到了爱的激情的地方,在那里几乎总有一些不纯粹的、错误的东西作为基础存在着。”〔4〕但是,沃尔德玛还是无情地拒绝了海因希特的挽留,他说道:“艾尔文娜(Allwina Clarenau)在我的眼里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造物物。”〔5〕带着两人的分离,以及沃尔德玛的移情别恋,小说进入了第二部。

在小说第二部的开端,耶可比写道:彼得特尔(Bidertal,沃尔德玛的兄弟)得知沃尔德玛和艾尔文娜订婚的消息感到吃惊,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他相信沃尔德玛和海因希特才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惊讶地发现海因希特的姐妹们并不回避,竟然有些开心地讨论有关沃尔德玛订婚的事情。彼得特尔在她们的神情里隐约地感到些隐情——姐妹们的表现可能是为避免海因希特尴尬。其实,海因希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因为自己事先得知沃尔德玛已经爱上艾尔文娜,所以没有显得不满,焦躁、愤恨,反而表现得平静;她也没有因为沃尔德玛的背离而发誓不愿做他的妻子,她还保留着挽回的希望。〔6〕悲剧的发生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矛盾冲突,现在一切都显得过于平静,在他人看来海因希特(Heinriette)仿佛想让失恋的事实不了了之;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平静的水面之下是激流涌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沃尔德玛在宣告分手之后是如何单方面地处理与海因希特的关系的。〔7〕沃尔德玛抛弃了与海因希特的爱情,要去找寻激情之爱,但是他发现越是远离海因希特(一种主体之间的状态),越是退回到一种个体自我之孤立的境地之中(移情别恋没有让沃尔德玛幸福,激情是不能持久的)。〔8〕“个体的自我”可能导致两种状态:自律和他律,他律意味着受他者奴隶,而自律排除了两个主体或者多个主体之间的联系,进入到一种空洞的、孤立的自我的境地。显然这两种状态都不是沃尔德玛所欲求的。但是,自律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自律意味着自由,尽管这种自由的实现条件单纯地依靠自我就可以实现,因此还是限于自我之内的、孤立的自由。小说的主人公不想抛弃自律,自律对他来说不仅高于他律,而且高于任意的自由。由此沃尔德玛在离开海因希特之后最初的日子里并没有多少悔恨的意思,“我自由地享受着一切,安静地飘荡在无限权力的海洋中。”〔9〕沃尔德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支配着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这种自律式的自由就是主体与自身的同一性,我是我,我与自身保持一致,在这里沃尔德玛不受更高的东西所限制,产生了享有无限权力的幻觉。

如果世界只有一个人存在,我们没必要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担忧,但造物者创造了难以计数的主体,那么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主体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实现,在个体的自由或者自律没有因为这种关系而受到破坏的情况下?”〔10〕主体间的关系一方面要超越于个体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以之为条件。当然,耶可比所寻求的主体间的关系不是充满冲突的,而是和谐的、主体之间达成真正统一的关系。过了不久,沃尔德玛发现海因希特有些秘密不再与他分享了,沃尔德玛感到非常痛苦——向他人保守自己的秘密意味着两人之间信任的关系终结了。他对海因希特不满、愤怒,他甚至承认“一种邪恶的精神再次盘旋在他的头上。”〔11〕这可以说是沃尔德玛在发觉海因希特不再信任他之后的情绪表现。

沃尔德玛的不良情绪表明他并不想中断两人和谐、统一的关系,但是他没有停留在不满愤怒的情

〔4〕 *Ibid.*, 330.

〔5〕 *Ibid.*, 330.

〔6〕 参见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oldema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341.

〔7〕 单边性的自律人格及其缺陷通过 Woldemar 的行为得到了表现。

〔8〕 参见 Dirk FETZER, *Jacobis Philosophie des Unbedingten* (München: Ferdinand Schoeningh Verlag, 2007), 186.

〔9〕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oldema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347.

〔10〕 Dirk FETZER, *Jacobis Philosophie des Unbedingten* (München: Ferdinand Schoeningh Verlag, 2007), 168.

〔11〕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oldema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368.

绪中太久，他“很高兴地感受到了精神的自由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他的内心为所有美的事物所刺激，为兴趣所敞开。”^[12]沃尔德玛是乐观的，他相信人的自律，人性的纯粹性和无罪，相信一切美的事物。他沉浸在自己理解的人性理论之中，期待着海因希特的谅解，这可以说是沃尔德玛对两人关系的一种行动上的回应。但是，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他还是“在她那里、尤其是她针对他的行为中感受到了一些改变了的东西。”^[13]沃尔德玛克制了自己的恶意，对人性展开了美好的想象，但这是不可能获得海因希特的理解的，一方面因为沃尔德玛的表现仅仅停留在内心的世界里，没有具体的行动；另一方面单方面行为的封闭性，没能建立起与海因希特的直接关系，她对沃尔德玛所思所想一无所知。

沃尔德玛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伤心，越是这样他越是感到对海因希特的爱。沃尔德玛想过寻找激情之爱，当激情褪去他发现最爱的还是原来那个精神上契合的伴侣。他找准机会直接地对海因希特倾诉道：“你还会陪伴在我身边吗，海因希特？我绝对不会失去你？——不是真的吗，我绝不会失去你？”^[14]沃尔德玛从上述的那种片面的行动中走出来，尝试通过直接的倾诉来获得对方的回应，从而建立“主体间的关系”。遗憾的是，海因希特没有愉快地恢复与沃尔德玛的关系，她有些“疑惑”，甚至感到痛苦。沃尔德玛再次感受到了一种陌生感，他发现他们曾经相互的信任、精神的契合都消失殆尽了——尽管在之后两个人彼此面对的时候，为了避免尴尬，两个人嘘寒问暖，表演得像好友一样，但还是掩藏不住两人冰冷的陌生感。^[15]可以说，两位主体之间具体的、内在的关系瓦解了，所剩下的只是一些虚假的、外在的关系。沃尔德玛试图通过单方面的行动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痕，但对方没有给出积极的回应，显然他的尝试失败了。

但是沃尔德玛没有放弃，他又有了新的主意：“我应该站在她的立场想一想，毕竟她是个女孩；斟酌一下，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两人品格的差异：这样我就可以就一切事情为她辩护了。”^[16]但是，这种设身处地的尝试很快被沃尔德玛否决了，“我一定要站在她的立场上吗？海因希特对我来说是一个他者；海因希特背离了我。”^[17]沃尔德玛已经意识到恢复与海因希特旧有的情感状态已经不可能了：“为了与她好好相处，我必须忘记自己曾如何全心地把她视为我的女朋友——我是她的男朋友。”^[18]沃尔德玛必须面对他与海因希特旧有的恋爱关系已经成为过去的事实，他还是爱着海因希特的，为了挽回海因希特，沃尔德玛不得不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新的关系还只局限在对过去的遗忘和扬弃：沃尔德玛应该选择忘记，在他看来海因希特也不是完全无过错的，“因此一切都应该被扬弃掉，一切都应该被遗忘。”^[19]但是忘记之后又怎样呢？遗忘属于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方式，它在两人之间并没有建立什么积极的东西。^[20]两人的关系没有因为选择对过去的遗忘而得到扭转，沃尔德玛原本期待陌生感会转化为快乐，但是陌生的、让人不习惯的东西还在那里。沃尔德玛屡屡碰壁已经无计可施了，他渴望对方主动对他进行批评，甚至把责任推卸给他，这也可能为两人关系的恢复博得一些生机。遗憾的是，海因希特没能理解沃尔德玛的心意，“她让他（沃尔德玛）清楚地意识到：她所有的快乐在今晚被毁掉了。”^[21]

沃尔德玛尝试了多种可能，他愤怒过，希望引起海因希特的注意，他对自己严格自律，甚至把错误

[12] *Ibid.*, 371.

[13] *Ibid.*, 371.

[14] *Ibid.*, 372

[15] 参见 Dirk FETZER, *Jacobis Philosophie des Unbedingten* (München: Ferdinand Schoeningh Verlag, 2007), 188.

[16]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oldema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385.

[17] *Ibid.*, 385.

[18] *Ibid.*, 385.

[19] *Ibid.*, 388.

[20] 参见 Dirk FETZER, *Jacobis Philosophie des Unbedingten* (München: Ferdinand Schoeningh Verlag, 2007), 188.

[21]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oldema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392.

归于自身等等,但是这些尝试都是单方面的,其结果也是失败。沃尔德玛感到两人完全漠视对方,关系断了,可以说两者关系再次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可能了,“沃尔德玛一夜未睡,在自身之内把一切都翻转过来,以致于改变的每一种前景也被毁掉了,每一种希望变成了蠢行。”^[22]

沃尔德玛单方面的努力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因希特不想与之和好如初,其实她也在做着单方面的努力,^[23]只是耶可比所做的描述不多罢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的,我不知道。我有过错,它们会落在我头上的。”^[24]与沃尔德玛一样,海因希特也希望通过对自身过错的认可来建立与沃尔德玛的关系。^[25]可惜的是,海因希特是在与沃尔德玛的兄弟彼得特尔的交谈过程中、而不是在与沃尔德玛的直接交流中揭示这些内容的。海因希特单方面的努力失败了,她有着属于她自己的希望,但这希望不为沃尔德玛所知,那么这希望就是片面的。

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是两个成熟的、有理性的人,他们有向善的心,有改正自己错误的意愿,可以说他们有着自律的人格,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敞开自身,直接地对话以实现两者的“再次统一呢”?这是因为两位主人公的表现实际象征着康德所言的自律的人格,这种人格虽然具有把道德作为目的、具有反思自身、纠正错误的能力,但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它其实是一个沉浸在自我之中的封闭的自我。一旦自我出了问题,破坏与其他主体统一的关系,这种自我就显得束手无策。他返回自身,可以反省自己的错误,但对他来说“我思”、“自我反省”就是一切,单纯地在自我之内就可以把一切问题解决,从而认识不到向他者敞开自己的必要,那么主体间的“再次统一”就变得不可能。但是,康德显然不会满意这个结论,在他看来理性存在者因为理性所实现的道德自律(并且因为理性预设了上帝)能够实现一个目的王国,或者说一个道德的共同体。康德的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个共同体之中主体与主体之间是因为自我树立的抽象的法则和目的而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说主体遵循自我建立的抽象的法则和目的是实现康德所谓的道德共同体的充分条件;可以说,在没有爱、情感、沟通、对他者敞开自身的情况下,康德的道德世界仍然可以实现。康德的设想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但是沃尔德玛和海因希特两个自律人格在处理双方矛盾时所暴露的弊病已经表明:封闭的自律人格在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和统一的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的是一种傲慢的、空洞的自我。尽管封闭的人格也表现出对善的目的主动追求的能力,但是它仍然是自我同一性。这种封闭的人格很难公开、直接地承认错误,反而却焦虑地等待着他人主动地谅解。在两个主体之间,如果恰有一个自律的人格,主体间的关系还有复合的余地,如果是两个自律的人格,他们的行为多会酿成悲剧:两人要么退回到自身,维护自己的傲慢:要么两人的傲慢被击得粉碎。

海因希特隐隐约约意识到了症结所在,她决定“向沃尔德玛敞开自己”,她要向他倾诉她的感受、她的灵魂整个的状态。^[26]尽管海因希特知道她的单方面的表白很可能被沃尔德玛直接拒绝,但她还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感谢上帝,现在到了澄清我们之间问题的时候了……我们的友谊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们友谊之建立是如此地深刻,并且能得到衷心保证的是,我不会对这样一种评论感到羞愧:我们的友谊不会恐惧那些最为渺小的裂痕。”^[27]对海因希特来说,过往的友谊是那么美好、坚固,绝不能轻易抛弃,如果她和沃尔德玛打算建立裂痕之后新的关系,这个关系一定要与过去的关系联结

[22] *Ibid.*, 394.

[23] 当 Heinricette 做出努力的时候,双方关系就不是单向度的,即 Woldemar 的单方面的努力,而是双向度的,即双方的共同努力。但因为他们的人格性仍然是自律性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双边的自律人格。

[24]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oldema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377.

[25] 参见 Dirk FETZER, *Jacobis Philosophie des Unbedingten* (München: Ferdinand Schoeningh Verlag, 2007), 189.

[26] 参见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oldema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381.

[27] *Ibid.*, 382.

起来。海因希特是勇敢的,但她的尝试成功了吗?沃尔德玛对海因希特的倾诉感到疑惑,不确定他们之间的友谊真的如此坚固;他做过的努力都没起到什么效果,海因希特的突然表白让他感到混乱和窘迫,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以致于他想马上离开。海因希特如此炽烈而又直接的倾诉为何会让沃尔德玛感到窘迫呢?他不是期待着两人重归于好吗?如果海因希特认为自己的友谊和爱是由于无条件的信任,沃尔德玛则不能完全认同。^[28]这样的后果是由他曾试图弥合两人裂痕却被海因希特视而不见造成的,可见误解一直折磨着彼此相爱的沃尔德玛和海因希特。

海因希特倾情的告白失败了,他们都在努力恢复甚至重建两人的关系,但都因为二者的傲慢与封闭没能找到共同点。海因希特对沃尔德玛的无动于衷感到伤心,但是没有彻底气馁,最后她采取了另一种近乎绝望的做法。海因希特所希望的那种对两者关系的重塑不是基于对两人过错的抵消,而是一种期待,海因希特说道:“很明显他是不公正的,人们应该劝告他睁开自己的眼睛。”^[29]沃尔德玛认为两人都有过错,过错相抵消,两人感情自然可以恢复,海因希特对这种和稀泥的处理方法感到不满,她选择了期待,期待沃尔德玛改正自己,有所升华。海因希特从“敞开自身”转入到对沃尔德玛的期待之中,这表明她在积极的尝试碰壁之后退回到消极的不作为之中,毕竟期待是一种单方面的、非主动的恢复主体关系的尝试。海因希特以期待的方式与沃尔德玛交往,两人有过交流但始终没有解开心结。海因希特感到心绪的混乱与绝望,她百般地说服自己“对他的爱不是一种蠢行”,才获得了灵魂的安宁。最终期待还是失败了,“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因其行为而被带入的境况是一种相互的漠不关心的安静。”^[30]这个结果不难预料,因为期待仍然是封闭性的,它消极的表现类似于漠不关心,没有两个主体间的灵魂的默契与行动的配合是不可能获得想要的结果的。

因为两者相互之间的冷漠,主体间的关系消亡了,这也意味着两个自律的主体所做的尝试,即通过最初沃尔德玛最初单边的、而后海因希特加入进来的双边的行动以恢复他们之间的统一关系的尝试彻底失败了。封闭的自律人格无法建立主体间的关系,然而两个主人公的努力就还没有结束,在下面我们看看两个主体是如何通过爱来克服自律人格的缺陷的。

二、爱的哲学

每一个主体都试图通过单独的行动来恢复主体间的关系,这种尝试已经表明主体是积极的、能动的了,但是从上文的描述来看不管是主体选择积极的尝试抑或消极的尝试,主体间的关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联系中断了,成了虚无。这样的悲剧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那么,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地发展呢?耶可比没有让两人的关系就此中断,他不仅要否定自律的人格,他还要让两人的关系在更高的阶段得到统一。由此,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尝试恢复统一关系的第二阶段开始了。与上述单方面的尝试不同,耶可比对两人关系的处理要做一个转变。其实在之前海因希特的父亲痛恨沃尔德玛的背离,他在死前要求海因希特许下愿望绝对不能嫁给沃尔德玛,面对临死的父亲海因希特痛苦地答应了这一请求。海因希特将父亲的遗命告知了她的诸位好友,并要求他们务必向沃尔德玛保密,她害怕一旦沃尔德玛知道了她对亡父的诺言,就会坚定地断绝与她的关系。然而,沃尔德玛还是从海因希特的好友那里得知了这一令人痛苦的事实,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她透露一二,反而努力恢复两人的关系。之后,海因希特偶然地知道沃尔德玛已然知晓她的诺言,海因希特为沃尔德玛的勇敢与坚持所打动,沃尔德玛的扭捏、含蓄都是有原因的啊,他得知海因希特对父亲的临

[28] 参见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oldema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383.

[29] 参见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oldema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386.

[30] 参见 Dirk FETZER, *Jacobis Philosophie des Unbedingten* (München: Ferdinand Schoeningh Verlag, 2007), 191.

终诺言一定非常痛苦,他在绝望的时候一定抱着希望在努力。她是那么激动,那么为沃尔德玛优美的灵魂所感动。由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在绝望之际迎来了转机,海因希特希望能够获得沃尔德玛的宽恕,一旦得到宽恕他们之间的困扰就被取消了,两人就可以和好如初。

但是,宽恕是一件容易的事吗,抑或它只是一个可以轻易放过的不值得探讨的概念?在耶可比的小说里,宽恕显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因为宽恕一方面意味着对自律性人格导致的后果,即双方关系的毁灭的扬弃,另一方面则是向更高的层次即无条件的爱过渡的媒介。宽恕的前提是双方找到共同点,即对某个普遍真理的共同的认可,没有这个共同点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同时共同点一定要胜过基本矛盾,否则也无法达成宽恕。但是,仅仅有思想的一致宽恕仍然未必达成,因为一方需要主动承认错误,而另一方则需要宽宏大量甚至自我反省,如果两人展现出一种胜利与失败的关系,生成的傲慢与屈辱就会阻碍着宽恕的达成。由此可见,真正的宽恕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之上,而平等的关系应该以双方共同承认自己的过错、共同的忏悔为前提。关系是两个人的,不是一个人的,它的破坏、修复与升华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一方承认错误,一方予以宽恕还不是真正的宽恕。应该指出,真正的宽恕应该是双方对自身错误的检讨以及对对方的包容,在这里两者的关系既是互动的,同时又是平等的。其实,海因希特与沃尔德玛也是这样做的,海因希特:“我来了,放下那些书本上的知识,来寻求确凿的宽恕。”^[31]沃尔德玛也做了积极的回应:“你原谅我,我会接受你的宽恕。”^[32]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之间的宽恕达成了,两人和好如初,既然两人共同经历这么多的磨难,不妨说两人之间的感情升华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谈,即什么是爱的问题。其实,没有爱的存在宽恕是不可能的,海因希特在了解真相后是带着完全的信心和深刻的爱面对沃尔德玛的,而沃尔德玛面对海因希特则说道:“爱在不需要任何好处的情况下被寄予了我,同样我也能够如此纯粹地、不可理解地再次给予爱。”^[33]二人之间的宽恕不是因为需要宽恕而宽恕,而是因为有了更高的东西而宽恕。宽恕这个概念本身还是有条件的、不完善的,它依靠其自身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例如我不能因为说我宽恕了你,我就宽恕了你,我还要问我为什么宽恕了你,这就是说宽恕需要一个原因和根据才可能成立。宽恕的有限性还需要更高的范畴来克服,这个更高的范畴绝不能是物质的东西,因为这意味着买卖,也不能是空洞的规则来克服,因为它造成了傲慢与封闭,而只能是爱来克服。耶可比曾经写道:如果人们没有对道德的爱,那么道德就是虚无,^[34]引申一下,我们可以说来自于爱的宽恕才是真正的宽恕,宽恕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就是虚无。爱是纯粹的、无私的,同时又是不能通过概念所把握的,它克服了自律的封闭性、有限性,把两个分裂的主体再次统一了起来。由此看来,耶可比所说的爱显然不是建立在有限之物之上的爱,爱在他那里具有超越性,是不可进一步追溯的;它包容了一切缺憾、污秽,同时又给予了纯洁、光明的东西,这正如耶可比在小说的结尾所总结的那样:“请相信爱,它接受一切,但也给予一切。”^[35]

宽恕与和解因为爱而实现,而不是有了宽恕与和解爱才生成。可见爱是比自律与宽恕更高的范畴。爱是超自律的,那么爱就不是通过自由主体的单方或者双方的努力建立起来的。虽然爱不以主体的自律以及实践为前提,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自律以及主体间的关系可以脱离爱而存在。上面所展现的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经历已经表明:如果没有爱的存在,人与人不得不相互地分裂。那么我们不免有个疑问,爱来自哪里?是我们后天学来的呢,还是来自于一个更高的存在者——神?如果是后天

[31]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oldema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454.

[32] *Ibid.*, 456.

[33] *Ibid.*, 461.

[34] *Ibid.*, 441.

[35] *Ibid.*, 467.

学来的，爱就具有经验的成分，因此缺少必然的、神圣的力量。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只有信仰，爱的能力才会从灵魂中生成出来，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是没有爱的能力的，因为爱作为人的潜能不能施展出来。正如沃尔德玛在感受到内心的爱时所感慨的那样：“我必然要崇拜神；必然仰望神。”^[36]爱是神的本质，神的爱是无私的、绝对的和永恒的，神因为爱而创造了世界并按照其自身的形象创造了人，由此人有了爱的能力，但这种能力还是一种潜能，是信仰把它激发出来。耶可比所理解的神显然与犹太教中的神是不同的，犹太教把神理解为人之外的绝对的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绝对的权威，他通过摩西用冰冷的律法统治着犹太人，而人所做的只是对他的绝对的服从。犹太人的神是没有爱的，他嫉妒、苛刻，这造成了犹太人的偏狭与狂妄，以致于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神才是真神，只有犹太教的信徒死后才能升入天堂。因为平等与爱在犹太人的民族观念中是不存在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解和联合也是不可能的，显然犹太人对神的理解造成了与其他民族的隔膜与仇恨。但是，如果我们以为犹太人之间存在着平等和自由那就错了，如果说希腊人的平等是建立在自由的心灵之上，那么犹太人的平等则是建立在普遍地对神的依赖和人的无能之上。人是神的奴隶，人要绝对地服从于神，我们可以讲奴隶与奴隶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并没有改变不平等、不自由的现实，因此是没有意义的。耶可比对神以及爱的理解显然受《新约》的影响，在这部圣典中所探讨的主题就是神对人的纯粹的、绝对的爱：人因为在诱惑之下偷食禁果而犯下原罪，这种罪依靠人的努力是无法洗清的，神出于对人的爱而把独子耶稣派往人间，神的独子向人宣扬爱与善的价值，在经历诸种苦难之后以其生命的代价替人洗清了罪，此后每个人都获得了升入天堂的可能。其实，洗罪只是为人进入天堂提供了消极的可能，而积极的可能性就在于每个人都有爱的能力。

既然神按照其形象创造了人并把具有神性的爱的种子放置在人的灵魂之中，那么人的爱与神的爱一样都是完满、绝对的，人有能力实现纯粹的道德，耶可比甚至写道：谁无私地、必然地、绝对地爱着，谁就可以成为具有神性的存在。^[37]人的爱可以与神的爱相媲美，但是人之爱的实现过程必然充满着艰辛，毕竟人是有限的存在者，受着感性欲求的限制。虽然爱一旦掺杂了感性的因素就不再纯粹，但不管怎样原罪毕竟不是不可克服的。爱排除了感性的欲求，排除了对外在对象的依赖，爱是爱本身，它在人的精神内就是完善的。但是爱如何让自身开端呢？一旦爱被感性的欲求压制，爱的种子岂不是不能成长吗？爱绝不是因为有限事物的刺激而生成，但是爱的能力也绝不是通过逻辑演绎而产生的结果。在耶可比看来人有一种预感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人感知到人自身对爱的倾慕，对神的敬畏、对丑恶的厌恶。这种能力比信仰更加根本，不是有了信仰才有了预感，而是有了预感才有了信仰。人们常常问，为什么人有信仰，其根源就在于人有预感的能力。预感的能力是无法压制的，它犹如人心中一点光明，万古不灭。爱因为预感而成为一种力，爱之力是原初的、创造性的力。人们常以为自己因为理念、理想等完善的目的而有了更高的追求，进而才表现出了爱的能力，在这里爱成了理想的产物。其实这个顺序是倒置了的，按照耶可比的观点爱才是第一位的，因为爱是与神本质相关的。既然爱是一种力，爱就要将自身释放出来，实现要有其规则，否则爱就是一种盲目的力量，甚至有可能转向罪恶。例如有人以爱的名义、但却使用恶的手段行事。这种人比起那些以恶的名义行事的人往往会造成更大的恶，因为“爱的名义”比起“以恶之名”更容易让人丧失警惕性。那么，爱的原则是什么呢？对此耶可比首先讨论了智性的品格。纯粹之爱是在真理范围内的欲求，因为这样一种欲求，人们仅仅按照其智性的品格行动。但是，耶可比所说的智性品格不同于康德的智性品格。在康德那里更多的表现为树立绝对命令以及遵守绝对命令的能力。而耶可比则将智性的品格理解为表述并且遵守神性原则的能力。神性原则作为纯粹之爱遵守的对象是超验的、甚至是超人性的。可见，爱的原则实

[36] *Ibid.*, 461.

[37] 参见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Goettlichen Dingen und ihrer Offenbarung*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52.

实际上就是指这种神性原则。但是什么又是神性原则呢? 在耶可比的文本里没有看到直接的表述。但是从其行文中仍可发现他所说的神性原则正是《圣经》所言说的: 上帝因为爱的力量创世并且赋予每一个人无条件的爱, 由此人也要无条件地爱自己的邻人甚至敌人。这样一种神性原则是不能通过知性的间接性证明的; 相反, 它是在人的灵魂中被直接意识到的。爱是力量, 是情感, 它为人与人、人与人、人与神提供了真正的统一性, 是爱克服了一切分离与对立, 把万事万物联结在一起。

绝对的爱是要付诸行动的, 没有行动的爱是有缺陷的。神因为爱创造了整个世界, 正如耶可比所写的那样: “如果神不创造, 在他之内就不会有爱让自身被思考。”^[38]可以说, 神对世界的创造是对完满的爱之力量的释放。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 与神一样也有着爱, 人不能把爱及其原则仅仅局限在思想和情感中, 因此要有所作为。但人是有限的存在者, 人在行动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异己的力量, 在实践中感受到了来自自然的或者人为的阻力, 由此人感受到一种与他者的对立, 而非统一。有限的人对这种分裂感到痛苦, 但在有限之物中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因为有限之物只会提供有限的东西; 爱的实现也不能诉诸理性, 因为理性是把有限的事物联结起来的能力, 如果把爱当作一个部分连接起来, 爱就会受其它部分的限制, 因此降低为有限的存在。人的使命就是要把完满的爱, 统一的爱带入驳杂、分裂的人间中来。人作为人, 总会限于异己之物的包围之中^[39], 时常感到恐惧和颤栗, 为了克服这些感受, 人们可以选择用暴力统治他人, 实现统一, 但这种方式是不正义的。耶可比已经指出人与人有着共同的东西: 爱。爱是人的本质, 是统一和不分裂, 它包容一切恶的东西、善的东西。耶稣曾经说过: 爱你的敌人, 当他要打你的左脸, 你把右脸也给他打。这是爱超越一切异己之物的最好的表达。人要带着爱而不是恨去行动, 要勇敢、坚持, 这样一个被爱统一、联结的世界才能建立起来。这既是神要人做的, 也是人自己要做的。

三、结论

主体与客体是作为相互对立的的存在者而存在的。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之间的感情一直存在罅隙的原因就是他们把彼此一直视为外在的对象。在没有爱在场的情况下, 两个主体之间的统一是不可能的, 哪怕这两个主体是自律的或者自由的主体, 对此耶可比写道: “没有爱的自由只是盲目的估计。”^[40]可见, 单纯的自由不能达成统一, 而是造成了主体的封闭性与虚无。自由依据爱才获得了积极的意义, 但这不是说爱不需要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康德的自由, 主要指一种能动性), 爱也要把自由纳入到自身中来, 只有自由的人才会爱。但是, 爱一定是高于自由的, 爱超越于自由主体的对立之上。爱是绝对的存在、无条件的存在, 在爱的情感中只有统一、完满而没有对立与差异。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之间的情感矛盾依靠单纯的自由是没有用的, 有限的东西始终是有限的东西, 他们的矛盾只有在直觉得到爱的时候才得到解决。爱更是神的本质, 神是在爱中并通过爱创造了整个世界, 如果我们抛开了这个绝对的存在者, 我们是体会不到一个完满的爱, 由此我们必须选择回归到一个绝对者之下。有人会说一个抛开了神的人也是有爱的, 例如他爱着他的家人、他的朋友, 但这种爱是相对的、有限的, 因为他的心中没有神, 他只会爱自己的熟人, 但对陌生人却极为冷漠。有限的爱造就了温暖, 也造就了敌意,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41]

[38]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Kleine Schriften* II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7), 245.

[39] 主体与客体, 我与他是互为条件的, 没有客体的存在主体是意识不到自己的, 没有主体的存在客体如同一个虚无。主客对立对人而言是一种常态, 让我感受到他者的力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对立无法取消。

[40]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Goettlichen Dingen und ihrer Offenbarung*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40.

[41] 有人说即便没有信仰, 我们也可以对陌生的人有无条件的爱, 例如我们因为乌托邦的理想对陌生的民族给予完全无私的援助。但是这种爱往往表现为一种激情, 是短暂的, 因此不能称之为无条件的。造成“无信仰者, 不会无条件爱”的原因在于乌托邦理想的有限性、有条件性, 有条件的东西还不是绝对的存在, 在某个条件下必然造成人与人的分歧、甚至仇恨。

English Title:

The View on the Philosophy of Love in Jacobi's Novel *Woldmar*

LIU Weidong

Lecturer, School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Room 503, Unit 1, Building 40, Teachers Dormitory, Haerbin City, 150080, Heilongjiang Province, P. R. China. Tel: +8613476864147. Email: lwd4194@163.com

Abstract: Kant once discussed the issue of how the self-discipline of man comes into being in his moral philosophy. Though profound, his argument has faced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Self-discipline in morality easily leads to self-isolation.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a German romantic philosopher, criticized two self-disciplined personality types in his novel *Woldmar*, namely, the personality with one-dimensional self-discipline and the personality with bilateral self-discipline. Based upon this criticism, Jacobi proposes a non-self-interested love to overcome the defects of the self-disciplined personality and aims to realize the true unity of man. In his view, love is a kind of existence that transcends self-discipline, and a kind of non-perceptual divine love.

Key Words: love; self-discipline; God; freedom